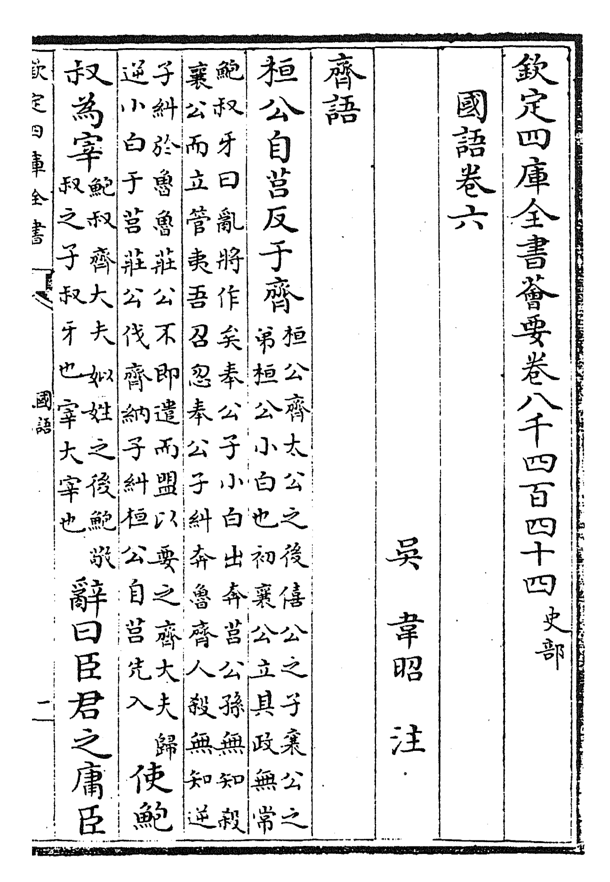
#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四十四　史部

# 國語卷六

吳　韋昭　注

## 齊語

桓公自莒反于齊桓公齊太公之後僖公之子襄公之弟桓公小白也初襄公立其政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公孫無知殺襄公而立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齊人殺無知逆子糾於魯魯莊公不即遣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于莒莊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使鮑叔為宰鮑叔齊大夫姒姓之後鮑敬叔之子叔牙也宰大宰也辭曰臣君之庸臣

也庸凡庸也君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
國家者則非臣之所能也若必治國家者則管夷吾乎
管夷吾齊卿姬姓之後敬仲也臣之所不若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
也寬則得衆惠則足以使民柔安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柄本也忠
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
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加勇焉弗若也軍門立旌為門若今牙門矣加
益也桓公曰夫管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濱於死三君皆云濱近
也管仲臣於子糾乾時之戰親射桓公中鉤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動也君子糾也

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宥赦也猶是言為君猶為子糾也桓公曰若何若何得還也鮑子對曰請諸魯是時桓公使鮑叔伐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施伯魯大夫惠公之孫施父之子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於羣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莊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才冠天下所在之國則必得志於天下令彼在齊則必長

為魯國憂矣莊公曰若何施伯對曰殺而以其屍授之授予齊使莊公將殺管仲齊使者請曰寡君欲親以為戮欲得生自戮之以逞射己之忿也若不生得以戮於羣臣猶未得請也猶未得所請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齊使受而以退比至三釁三浴之以香塗身曰釁釁或為薰桓公親逆之於郊逆迎也郊近郊也而與之坐問焉選國與坐曰昔吾先君襄公築臺以為高位居高臺以自尊田狩罼弋田獵也狩圍守而取之也罼掩雉兔之網也弋繳射也不聽國政卑聖侮士而唯女是崇崇高也九妃六嬪唐尚書云

九妃三國之女以姪娣從也昭謂正適稱妃言九者尊之如一明其淫侈非禮制也禮姪娣之屬皆稱妾嬪婦官也陳妾數百陳列也食必粱肉衣必文繡戎士凍餒戎車待游車之裂戎士待陳妾之餘戎車兵車游車游獵之車裂殘也優笑在前賢材在後優笑倡俳也是以國家不日引不月長引申也長益也恐宗廟之不埽除社稷之不血食敢問為此若何為治也管子對曰昔吾先王昭王穆王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周管子之先也績功也言昭王穆王雖有所闕猶能世法文王武王之典以成其功名也周語曰厲始革典言至厲王乃變更文武之常典也合羣叟比校民之有道者合會也叟老也

比比方也校考合也謂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設象以為民紀設象設教象之法於象魏也周禮正月之吉縣治象於象魏使萬民觀焉挾日而斂之所以為民綱紀也式權以相應式用也權平也治政用民使均平相應也比綴以度比比具衆家綴連也連其夫家也度法也竱本肇末竱等也肇正也謂先等其本以正其末也勸之以賞賜糾之以刑罰糾收也班序顛毛以為民紀統班次也序列也顛頂也毛髮也統猶經也言次列頂髮之白黑使長幼有等以為治民之經紀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參三也國郊以內也伍五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為三軍五分其鄙以為五屬也聖王謂若湯武也定民之居成民之

事謂使四民各居其職所也若工就官府農就田野所以成其事也陵為之終以為葬也而慎用其六柄焉柄本也六柄生殺貧富貴賤也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四民謂士農工商也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哤亂兒易變易也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士講學道藝者也閒燕猶清淨也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羣萃而州處萃集也處聚也閒燕則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物事也遷

移也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肅疾也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為士令夫工羣萃而州處審其四時言四時各有其宜謂死生凝釋之時也辨其功苦辨別也功牢也苦脆也權節其用權平也視其平沈之均也節節其大小輕重也論比協材論擇也比比其善惡也協和也和其剛柔也旦莫從事施於四方施其物用於四方也以飭其子弟飭教也相語以事相示以巧相陳以功陳亦示也功成功也功善則有賞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工之子恒為

工令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所用者豫資之也而監其鄉之資監視也資財也視其貴賤有無以知其市之賈負任儋何背曰負肩曰儋任抱也何揭也服牛軺馬服謂牛服車也軺馬車也詩云睆彼牽牛不以服箱以周四方周徧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市賤鬻貴市取也鬻賣也旦莫從事於此以飭其子弟相語以利相示以賴賴嬴也相陳以知賈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商之子恒為商令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四時樹藝各有宜也權

節其用耒耜枷芟權平也平節其器用小大倨句之宜也枷拂也所以擊草也芟大鎌所以芟草也及寒擊槀除田寒謂季冬大寒之時也槀枯草也以待時耕時耕謂立春之後及耕深耕而疾耰之以待時雨疾速也耰摩平也時雨至當種也時雨既至挾其槍刈耨鎛在掖曰挾槍椿也刈鐮也耨茲其也鎛鉏也以旦莫從事於田野脫衣就功首戴茅蒲身衣襏襫脫解也茅蒲簦笠也襏襫蓑薜衣也茅或作萌萌竹萌之皮所以為笠也霑體塗足霑濡也暴其髮膚盡其四支之敏敏猶材也以從事於田野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

弟之學不勞而能夫是故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暱近也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也秀民民之秀出者也賴恃也有司見而不以告其罪五有司掌民之官也五罪在五刑也有司已於事而竣已畢也竣伏退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唐尚書云四民之所居也昭謂國國都城郭之域也唯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以爲二十一鄉鄉二千家爲一鄉二十一鄉凡四萬二千家此管子所制非周法也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鄉十五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昭謂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

邑之數則下所云伍鄙是也公帥五鄉焉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國子高子皆齊上卿各帥五鄉為左右軍也參國起案以為三官參三也案界也分國事以為三也臣立三宰三宰三卿也使掌羣臣也工立三族族屬也晉趙盾為旄車之族上言工商之鄉六則各三也市立三鄉市商也商處市井故曰市澤立三虞周禮有澤虞之官虞度也掌度知川澤之大小及所生育者山立三衡周禮有山虞林衡之官衡平也掌平其政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欲行伯道討不義也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脩舊法伯王之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業猶創也遂滋

民與無財遂育也滋長也貧無財者振業之也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脩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脩甲兵周禮五人為伍百人為卒今管子亦以五人為伍而以二百人為卒則大國亦將正卒伍脩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事戎事也隱匿也寄託也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不知也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

對曰作内政而寄軍令焉内政國政也因國政以寄軍令也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軌中一人為之長也十軌為里里有司為立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賈侍中云良人鄉士也昭謂良人鄉大夫也以為軍令為軍長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居則為軌出則為伍所謂寄政也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小戎兵車也此有司之所乘故曰小戎詩云小戎俴收古者戎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今齊五十人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

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五鄉每一軍有五鄉也鄉帥卿也萬人為軍齊制也周則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帥長也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春田曰蒐振整也旅衆也周禮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也秋以獮治兵秋田曰獮周禮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也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遷徙猶改更也伍之人祭祀同福死喪同恤恤憂也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疇匹也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致死以相救也居同樂行

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方猶橫也）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屏猶蕃也）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禦當也）

正月之朝鄉長復事（鄉長鄉大夫也復白也周禮正月之吉鄉大夫受法於司徒退班于鄉吏以考其行）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慧解瞭也質性也）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退伏也）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脛本

曰股肱臂也大勇為拳詩云無拳無勇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上君長也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比阿黨也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是故鄉長退而脩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役為也桓公令官長期而書伐官長長官也期期年也伐功也書其所掌在官有功者也以告且選選其官之賢者而復用之復白也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休美也惟慎端愨以待時使民

以勸綏謗言待時動不違時也綏止也足以補官之不善政謂前有闕者桓公召而與之語訾相其質訾量也相視也足以比成事比輔也足以輔其官成其事也誠可立而授之言可以立為大官而授之事也設之以國家之患而不疚患難也疚病也豫設以國家之患難問之不病不罷也退問其鄉以觀其所能而無大厲問其鄉本其行能也厲惡也升以為上卿之贊贊佐也謂之三選三選謂鄉長所進官長所選公所訾相也國子高子退而脩鄉鄉退而脩連連退而脩里里退而脩軌軌退而脩伍伍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

可得而誅也政既成鄉不越長（鄉里以齒長幼不相踰也）朝不越爵（賢不肖之爵不相越也）罷士無伍（罷病也無作曰病罷無伍無與為伍也周禮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罷女無家（夫稱家也）夫是故民皆勉為善與其為善於鄉也不如為善於里與其為善於里也不如為善於家（本其事行也）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之議皆有終身之功桓公曰伍鄙若何（管子上言參其國而伍其鄙內政既備故復問伍鄙之事）管子對曰相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相視也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所生出以差征賦之輕重也移徙也）政不旅舊則民不

偷舊君之故舊也偷苟且也不以故人為師旅則民相與不苟且也孔子曰故舊不遺則民不偷山澤各致其時則民不苟時謂衡虞之官禁令各順其時則民之心不苟得也陸阜陵墐井田疇均則民不憾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墐溝上之道也九夫為井井閒有溝穀地曰田麻地曰疇均平也憾恨也無奪民時則百姓富犧牲不畧則牛羊遂畧奪也遂長也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制野鄙之政也此以下與郊內之制異也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故立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五屬四十

五萬家立五正正長也各使聽一屬焉是故正之政聽屬正五正也聽大夫之治也牧政聽縣牧五屬大夫也聽縣帥之治下政聽鄉下政縣帥也聽鄉帥之治桓公曰各保治爾所無或淫怠而不聽治者

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桓公擇是寡功者而譙之譙譴責也曰制地分民如一何故獨寡功教不善則政不治治理也一再則宥宥寬也三則不赦桓公又親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為義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質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

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桓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脩卒卒退而脩邑邑退而脩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誅也政既成以守則固以

征則彊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鄰國未吾親也君若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則親鄰國（鄰國親足以為援不然將為已害難以遠征也）桓公曰若何管子對曰審吾疆埸而反其侵地（審正也反還也侵地齊所侵取鄰國之地）正其封疆無受其資（積土為封資資財也）而重為之皮幣以驟聘覜於諸侯（覜視也）以安四鄰則四鄰之國親我矣為游士八十人（州十人齊居一州爾雅曰齊曰營州）奉之以車馬衣裘多其資幣使周游於四方以號召天

下之賢士皮幣玩好使人鬻之四方玩好人所玩弄而好也鬻賣也以監其上下之所好監觀也觀其所好則知其奢儉上下君臣也玩好物貴則其國奢賤則其國儉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桓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内政矣齊國寡甲兵為之若何甲鎧也兵弓矢之屬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諸之也移之甲兵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桓公曰為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重罪死刑也犀犀皮也可用為甲戟車戟也松長丈六尺輕罪贖以鞼盾一戟輕罪劓刖之屬也鞼盾綴革有文如繢也小罪讁以金分小罪不入於五刑者以金贖有分兩之差今之罰金是也書曰金作贖刑宥閒罪

宥赦也閒罪刑罰之疑者也書曰五刑之疑有赦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索求也求訟者之情也三禁禁之三日使審實其辭也而不可上下者辭定不可移也坐成獄訟之坐已成也十二矢為束謂訟者坐成以束矢入於朝乃聽其訟兩人訟一人入矢一人不入則曲曲則伏入兩矢乃治之矢取往而不反也周禮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美金以鑄劍戟鑄治也試諸狗馬狗馬難為利者惡金以鑄鉏夷斤斸惡粗也夷平也所以削草平地斤形似鉏而小斸斫也試諸壤土甲兵大足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主主人供軍用也管子對曰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堂潛魯二邑也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賈侍中云海海濱也有蔽言可依蔽

也渠弭裨海也水中可居者曰渚昭謂言有此乃可以為主人軍必依險阻也環山於有牢環繞也牢牛羊豕也言雖山險皆有牢牧一曰牢固也桓公曰吾欲西伐何主管子對曰以衛為主反其侵地臺原姑與漆里衛之四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桓公曰吾欲北伐何主管子對曰以燕為主燕今漁陽薊縣反其侵地柴夫吠狗燕之二邑使海於有蔽渠弭於有渚環山於有牢四鄰大親既反侵地正封疆地南至于餉陰餉陰地名齊南界也西至于濟北至于河東至于紀酅紀故紀侯之國酅紀季之邑已入於齊者有革車八百乘

賈侍中云一國之賦八百乘也乘七十二人凡甲士六萬人昭謂此周制耳齊法五十人為小戎車八百乘當有四萬人又上管仲制齊為三軍軍萬人下又曰君有是士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而車數多者其副貳陪從之車乎或者八當為六擇天下之甚淫亂者而先征之即位數年東南多有淫亂者萊莒徐夷吳越萊今東萊莒琅邪縣徐夷徐州之夷也一戰帥服三十一國遂南征伐楚濟汝踰方城望汶山濟渡也汝水名方城楚北之阨塞也謂師至於陘時也在魯僖公四年汶山楚山也使貢絲於周而反荆州諸侯莫敢不來服遂北伐山戎山戎今之鮮甲以其病燕故伐之制令支斬孤竹而南歸二國山戎之與也制擊也斬伐也令支今國縣屬遼

西孤竹之城存焉海濱諸侯莫敢不來服海濱海北涯也與諸侯飭牲為載以約誓於上下庶神飭牲陳其牲為載書加于牲上而已不歃血也與諸侯勠力同心勠并也西征攘白翟之地攘卻也白翟赤翟之別種至于西河西河白翟之西方舟設泭乘桴濟河方併也編木曰泭小泭曰桴濟度也至于石抗石抗地名縣車束馬踰大行與辟耳之谿拘夏大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山險谿谷故縣鈎其車編束其馬而以度也西服流沙西吳流沙西吳雍州之地南城周城王城也周襄王庶弟子帶作亂與戎伐襄王焚其東門不克桓公使仲孫湫徵諸侯戍周而城之事在魯僖十三年反胙于絳說文胙賜也謂天子致祭胙賞以大

路龍旂桓公於絳辭之天子復使宰孔致之賈侍中云反復也胙位也絳晉國都也晉獻公卒奚齊卓子死國絕無嗣晉侯失其胙位桓公以諸侯討晉至高梁使隰朋帥師立公子夷吾復之于絳是為惠公事在魯僖九年昭謂人君即位謂之踐胙此言桓公城周尊事天子又討晉亂復其胙位善之也按內傳宰孔子葵丘致胙內賜命無辭讓反覆之文賈君得之唐從賈也

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嶽北嶽常山也而

大朝諸侯於陽穀陽穀之會在魯僖三年

兵車之屬六乘車之會三屬亦會也兵車之會謂魯莊十三年會于北杏十四年會于鄄十五年復會于鄄魯僖元年會于檉十三年會于鹹十六年會于淮也乘車之會在僖三年會于陽穀五年會于首止九年會于葵丘凡九也諸侯

甲不解纍纍所以盛甲也兵不解翳翳所以蔽兵也弢無弓服無矢弢弓

衣服矢服也無者無其用也隱武事行文道帥諸侯而朝天子謂首止之會會王太子而謀寧周也葵丘之會天子使宰孔致胙于桓公天子周襄王也宰孔宰周公也胙祭肉也曰余一人之命有事于文武事祭事也使孔致胙且有後命且猶復也曰以爾自卑勞實謂爾伯舅無下拜天子稱五官之伯異姓曰伯舅無下拜無下堂拜賜也桓公召管子而謀管子對曰為君不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見客客宰孔也曰天威不違顏咫尺違遠也顏眉目之間八寸曰咫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曰爾無下拜承受也恐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隕墜

也越失也遂下拜升受命賞服大路龍旂九旒渠門赤旂唐尚書云大路玉路非也賈侍中云大路諸侯朝服之車謂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旒也渠門亦旂名赤旂大旂也昭謂龍旂畫交龍於縿也正幅為縿旁屬為旒鉤婁頷之鉤樊馬大帶纓當胷削革為之皆以五采罽飾之九就就成也渠門兩旗所建以為軍門若今牙門也諸侯稱順焉言下拜順於禮也桓公憂天下諸侯魯有夫人慶父之亂夫人魯莊夫人哀姜也慶父莊公之弟共仲也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莊公薨慶父殺太子般在莊三十二年又弑閔公在閔二年二君弑死國絶無嗣桓公聞之使高子存之高子齊卿高傒敬仲也存之謂立僖公而成魯也翟人攻邢桓公築夷儀以封之邢姬姓周公之後也夷儀邢邑也翟

人攻邢在莊三十二年封而遷之在魯僖元年男女不淫牛馬選具淫見淫略也選數也翟人攻衛衛人出廬于曹廬寄也翟人攻衛殺懿公遂入衛衛人出走宋桓公逆之河以衛之餘民立公孫申以寄于曹是為戴公在魯閔二年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楚丘衛地桓公遷其國而封之事在魯僖二年其畜散而無育畜六畜也散謂失亡也育養也桓公與之繫馬三百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天下諸侯稱仁焉於是天下諸侯知桓公之為已動也動謂救患分灾也是故諸侯歸之譬若市人桓公知諸侯之歸已也故使輕其幣而重其禮幣贄幣也禮酬賓之禮也故天下諸侯罷馬以為幣罷不任用也幣

珪以馬也縷綦以為奉奉藉也所以藉玉之藻也縷綦以縷織綦不用絲取易共也綦綺文也
鹿皮四个个枚也諸侯之使垂櫜而入垂言空而來也櫜弢也稛載
而歸言重而歸也稛綦也故拘之以利結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
下小國諸侯既許桓公許謂聽其盟約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
其仁畏其武桓公知天下諸侯多與已也與從也故又大
施忠焉施其忠信可為動者為之動可為謀者為之謀軍譚
遂而不有也諸侯稱寛焉軍謂以軍滅之也不有以分諸侯也桓公奔莒過譚譚子
不禮入又不賀北杏之會遂人不至故皆滅之在魯莊十年及十三年通齊國之魚鹽於

東萊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萊夷也使關市幾而不征幾幾異服識異言也征稅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以為諸侯利諸侯稱廣焉施惠廣也築葵茲晏負夏領釜丘四者皆阨塞與山戎衆翟接者以禦戎翟之地所以禁暴於諸侯也禁暴禁其暴掠於諸侯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四塞諸夏之關也以衛諸夏之地衛蔽扞也所以示權於中國也教大成定三革隱五刃定奠也隱藏也三革甲冑盾也五刃刃劒矛戟矢也說云三革甲盾鼓非也兵事息則禮樂興焉得癈鼓也朝服以濟河而無怵惕焉西行度河以平晉也以文事勝矣勝舉也是故大國慙愧小國附協唯能

用管夷吾甯戚隰朋賓胥無鮑叔牙之屬而伯功立五子皆齊卿大夫也隰朋齊莊公之曾孫戴仲之子成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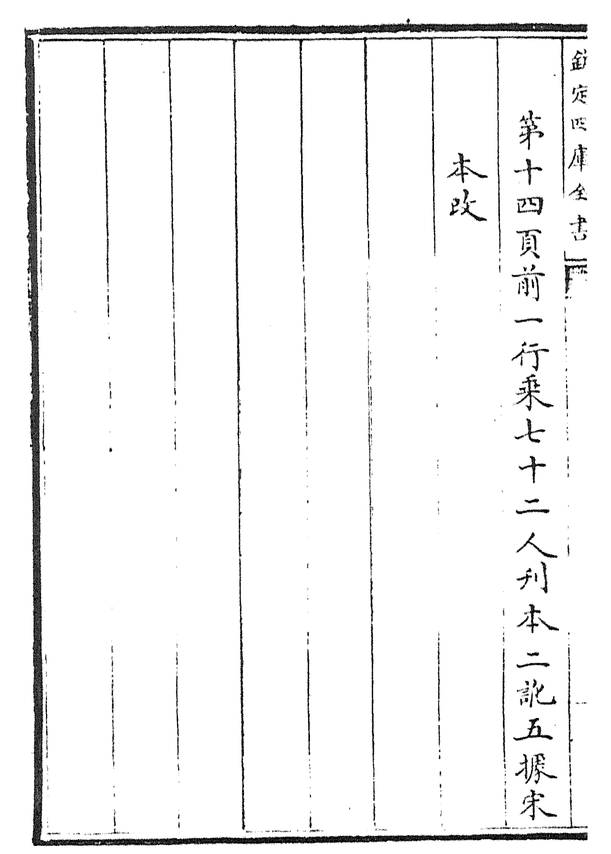
國語卷六

謹案卷五第二頁前四行䝨賜也刊本脱此三字據宋本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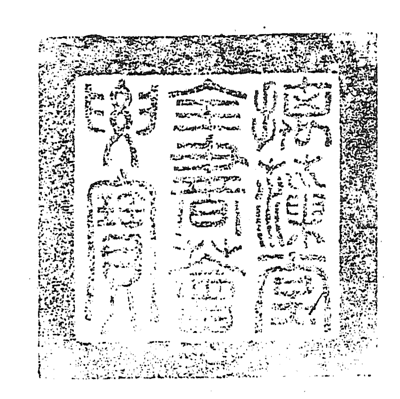
第五頁後三行言楚人欲除其侮慢之恥刊本慢訛後據宋本改

卷六第四頁前六行處聚也刊本處訛州據宋本改

第七頁後一行因國政以寄軍令也刊本國訛治據宋本改



第十四頁前一行乘七十二人刋本二訛五據宋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戴心亨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

#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國語卷七 至 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八千四百四十五　史部

國語卷七

吳　韋昭　注

## 晉語一

武公伐翼殺哀侯武公曲沃桓叔之孫莊伯之子武公稱也翼晉國都也哀侯晉昭侯之孫鄂侯之子哀侯光也初昭侯分國以封叔父桓叔為曲沃伯曲沃盛彊昭侯微弱後六年晉潘父殺昭侯而納桓叔不克晉人立昭侯之子孝侯于翼更為翼侯後十五年桓叔之子莊伯伐翼殺孝侯翼人立其弟鄂侯鄂侯生哀侯侯魯桓三年曲沃武公伐翼殺哀侯後竟滅翼侯之後而兼之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武公以一

軍為晉侯遂為晉祖止欒共子曰苟無死欒共子晉哀侯大夫共叔成也初桓叔為曲沃伯共子之父欒賓傅之故止共子決無死也吾以子見天子令子為上卿制晉國之政上卿執政命於天子者也辭曰成聞之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三君父師也如一服勤至死也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食謂祿也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族類也壹事之事之如一也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在君為君在師為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賜惠也以力謂家臣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私利謂不死為上卿君何以訓矣無以教為忠也且君知成之從也未知其

待於曲沃也君武公也言君知成將死其君為從臣道也故使止臣未知成不死而待君於曲沃之為貳也從君而貳君焉用之貳二心也遂鬬而死

獻公卜伐驪戎獻公晉武公之子獻公詭諸也驪戎西戎之別在驪山者也其君男爵姬姓也秦曰驪邑漢高帝徙豐民于驪邑更曰新豐在京兆史蘇占之史蘇晉大夫占卜之史也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猾遇見也挾猶會也骨所以鯁刺人也猾弄也齒牙謂兆瑞左右釁坼有似齒牙中有從畫故曰銜骨在口中齒牙弄之以象讒口之為害也禮卜卜師作龜大夫占兆史占墨也戎夏交捽兆有二畫外象戎內象諸夏夏謂晉也兆端會齒牙交有似捽捽交對也交捽是交勝也臣故云言晉勝戎戎復勝晉且懼有口

（齒牙銜骨皆在口也）攜民國移心焉（攜離也）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興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壅也（胡何也逞快也壅防也甘言入耳心以為快而不知其惡何可防止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克勝也）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驪姬驪戎君之女也）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司正正賓主之禮者也實滿也）曰飲而無肴（肴俎實也）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卒盡也）再拜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

之紀失臣之官紀經也失官失守官之節有二皋焉何以事君二皋蔽兆失官也大罰將及不唯無肴及至也蔽兆失官則有大罰非但無肴也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之備之為瘳瘳差也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不信卜不中也何敢憚罰憚難也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夫有男戎必有女戎戎兵也女兵言其禍猶兵也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里克晉大夫里季也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桀禹十七世后皋之孫王發之子夏癸也有施喜姓之國妹喜其女也以女進

人女曰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伊尹湯相伊摯也自夏適殷比比功也伊尹欲亡夏妹喜為之作禍其功同也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已女焉殷辛湯三十一世帝乙之子殷紂也有蘇己姓之國妲己其女也妲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殷賢臣也自殷適周佐武王以亡殷也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幽王宣王之子幽王宮湦也褒姒姓之國幽王伐之褒人以美女入謂之褒姒是為幽后也褒姒有寵生伯服伯服攜王也於是乎與虢石甫比石甫虢公名鄭語曰石甫讒諂巧佞之人也而立以為卿士逐大子宜咎宜咎申后之子平王名也而立伯服大子出奔申申姜姓之國平王母家申人

繒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繒姒姓禹後也繒及西戎素與申國婚姻同好幽王欲殺宜咎以成伯服求之於申申人弗與遂伐之故申繒召西戎以伐周殺幽王於戲今晉寡德而安俘女軍獲曰俘又增其寵立以為夫人也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猾我卜伐驪驪邇往離散以應我應荅也往今告邇辭往伐驪也其兆離散不吉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賊賊敗國家之兆也宅居也非吾所安居也離則有之國分離也不跨其國可謂挾乎跨猶據也言驪姬不據有晉國可謂內外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言驪姬不得志於其君不能銜骨以害人也若跨其

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猾其中其誰云弗從言驪姬若能跨據晉國而得志於君齒牙之猾雖為中害國人逢之誰有不從言必從也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宜郭偃晉大夫卜偃也宜言其惑亂取亡皆其宜也民之主也縱惑不疚疚病也縱其淫惑不以為病也肆侈不違肆極也極其欲侈無所違避也流志而行流放也無所不疚無一處不以為病也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鑑鏡也言不得復追鏡前世善敗以為戒也今晉國之方偏侯也方大也偏偏方也乃向內偏方小侯也傳曰今晉甸侯是也其土又小小小於三季王大國在側大國謂秦齊也雖欲

縱惑未獲專也專擅也大家鄰國將師保之大家上卿也師保之為作師保也多而驟立不其集亡驟數也集至也雖驟立不過五日矣且夫口三五之門也口所以紀三辰宣五行也故謂之門是以讒口之亂不過三五少則三君多則五君且夫挾小鯁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害在内為戕戕猶傷也喪亡也言可以小戕害人不足以亡國也當之者戕焉當值也值骨鯁者傷也於晉何害無大害也雖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堪猶勝也言骨在口而猾以齒牙口不能勝也喻不能終害其與幾何言不久也晉國懼則甚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衰謂帝甲之世其銘有之刻器

曰銘謂鍾鼎之戒也曰嗛嗛之德不足就也嗛嗛猶小小也不足就不足歸就也不
可以矜而祗取憂也矜大也祗適也嗛嗛之食不足狃也食祿也狃
貪也不能爲膏而祗離咎也膏肥也雖驪之亂其離咎而已
其何能服驪驪姬也離咎而已其後二子殺死自爲里克所殺足也何能服何能服人也吾聞
以亂得聚者聚財衆也非謀不卒時卒盡也三日一時非有善謀不能盡一一時齊無
知足也非人不免難非得人衆不能自免難難謂衛州吁足也非禮不終年非有
禮法不能終十年齊懿公商人是也賈處云十年而數終唐云不終其年與下不盡齒同非也非義不
盡齒齒年壽也非有義刑不能盡其年年壽楚靈王滅陳蔡用隱大子於岡山是也非德不及

世世嗣也非有德惠不能及世嗣晉惠公夷吾是也非天不離數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若齊桓晉文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子孫繼業神所命也今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據居也言驪姬之謀不居安存而處危亡不可謂能謀也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行齒牙之猾以害人不可謂得人心也廢國而向已不可謂禮廢國謂盡害羣公子也以國向已不可謂知禮也不度而迂求不可謂義迂邪也不度利害之本而以邪奪正不可謂得其義義宜也以寵賈怨不可謂德賈市也言恃寵愛以市怨於國不可謂有德也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少族族類少也多敵多怨也不可謂有天助也德義不行禮義不則賈怨無德迂求非義故德義不行則法也棄人失謀

天亦不贊[行之以齒牙為蠹人不據其安為失謀少族多敵故天不贊贊助也]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猶隸農也[隸今之徒也]雖獲沃田而勤易之[沃美也易治也]將弗克饗為人而已[饗食也為人為它人取也]士蔿曰戒莫如豫豫而後給[士蔿晉大夫劉累之後隰叔之子子輿也豫備也給及也言先有備而後及事]夫子戒之[夫子郭偃其言戒也]抑二大夫之言其皆有焉[二大夫史蘇郭偃也]既驪姬不克[不能服晉]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正者謂秦所輔正大家鄭國將師保之是也謂以兵納惠公文公殺呂郤之屬也五立謂奚齊卓子惠公懷公至文公乃平]

獻公伐驪戎克之滅驪子[驪子驪戎之君本爵男此云子者猶言男子也]獲驪

姬以歸立以為夫人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女子同生謂後生為娣於男則言妹也驪姬請使申生處曲沃以速縣申生獻公太子恭君也獻公娶於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申生曲沃晉宗邑今河東聞喜是也虞御史云速疾也縣縊也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重耳夷吾申生異母弟蒲今蒲坂屈北屈皆在河東奚齊處絳晉時都絳也以儆無辱之故言出此三子為鎮於外以儆備於戎翟無恥辱於國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日昔日也疾疾其君也至深也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昔者謂古明王也為百姓為百姓除害也是以

民能欣之欣欣戴也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封厚也民外不得其利不得攻伐之利而內惡其貪則上下既有判矣判離也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好者好之惡者惡之樂則說之安則居之故能有常以言獻公好惡安樂皆非其所也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基始也今君滅其父而畜其子禍之基也畜其子又從其欲子思報父之恥而信其欲信古申字

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美也）好其色必授之情（情謂許立其子）彼得其情以厚其欲（厚益也）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深亂亂深也女戎女兵也）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而逐二公子（二公子謂重耳奔翟夷吾奔梁）君子曰知難本矣（知難本謂史蘇）

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公將黜太子申生（黜廢也）而立奚齊里克丕鄭荀息相見里克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其若之何荀息曰吾聞事君者竭力以役事不聞違命

竭盡也役爲也君立臣從何貳之有君立嗣臣則從而奉之貳二心也丕鄭曰吾聞事君者從其義不阿其惑也阿隨也惑則誤民民誤失德是棄民也言民失德陷於刑辟是棄之也民之有君以治義也上下之義義以生利利以豐民有義故生利豐厚也若之何其民之與處而棄之也必立太子里克曰我不佞雖不識義亦不阿惑吾其靜也靜默也三大夫乃別蒸於武公蒸冬祭也武公獻公之廟廟在曲沃公稱疾不與使奚齊涖事涖臨也稱疾不祭而使奚齊者欲諷群臣使知已意猛足乃言於太子曰猛足太子臣也伯氏不出奚齊在廟賈唐

皆云伯氏申生也一云伯氏狐突也昭謂是時狐突未杜門故以伯氏為申生伯氏猶言長子也子盍圖乎圖所以自安圖太子曰吾聞之羊舌大夫羊舌大夫羊舌職之父也曰事君以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遷徙也敬順所安為孝敬順敬順父之所安棄命不敬言公命我守曲沃我棄之為不敬作令不孝作令謂擅發衆以有為也又何圖焉且夫閒父之愛而嘉其貺有不忠焉閒離也貺賜也廢人以自成有不貞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安也安猶善也棄安而圖遠於孝矣吾其止也

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田獵也翟柤國名氛祲氣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

寐欲伐翟柤也寐臥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也郤叔虎晉大夫郤芮之父郤豹也對曰牀笫之不安邪笫簀也抑驪姬之不存側邪公辭焉出遇士蔿曰今夕君不寐必為翟柤也君意在翟柤也夫翟柤之君好專利而不忌忌難也其臣競諂以求媚其進者壅塞其臣競諂故進者則壅塞其上使不聞過也其退者距違其退去者則距違其君也其上貪以忍忍為不義也其下偷以幸偷苟且幸徼幸也有縱君而無諫臣縱放縱也有冒上而無忠下冒抵冒言貪也君臣上下各厭其私以縱其回厭足也回邪也民各有心無所據依據杖也以是

處國不亦難乎君若伐之可克也吾不言子必言之不言讓其工也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也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猶職也役服戎役也郤叔虎曰既無老謀而又無壯事何以事君壯事力役也言已無謀又恥無功也被羽先升遂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矣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優俳也施其名也旁淫曰通驪姬問焉曰吾欲作大事大事廢適立庶也而難三公子之徒如何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也對曰蚤處之使知其極處定也極至也當蚤定申生分之都城而位以卿使自知

其位所極至也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鮮寡也言人自知其極則戒懼不敢違慢覬欲也雖其慢乃易殘也言有官任而違慢易殘毀也驪姬曰吾欲為難安始而可難謂欲殺三公子始先也優施曰必於申生其為人也小心精潔小心多畏忌精潔不忍辱也而大志重大年長也重悙重也又不忍人不忍施惡於人精潔易辱重僨可疾僨僵也悙重者守節不易其情則可疾斃僵也不忍人必自忍也自忍忍能自殺也辱之近行辱謂被以不義驪姬曰重無乃難遷乎遷移也優施曰知辱可辱可辱遷重言知辱者雖重必移若不知辱亦必不知固秉常矣不知無所知也秉執也固執常謀因罪以

去之今子內固而外寵內固內得君心外寵外見寵愛也且善不莫不信所善恐無不見信也若外單善而內辱之無不遷矣單盡也外盡善意待太子而內以不義加辱之則其心無不移也且吾聞之甚精必愚精銳近愚精為易辱愚不知避難雖欲無遷其得之乎是故先施讒於申生

驪姬賂二五使言於公賂遺也二五嬖大夫梁五與東關五也曰夫曲沃君之宗也宗本宗也曲沃桓叔之封先公宗廟在焉猶西周謂之宗周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疆境也二屈屈有南北今河東有北屈則是時復有南屈不可以無主宗

邑無主則民不威威畏也疆埸無主則啟戎心啟開也開戎侵盜之心晉南有陸渾之戎蒲接之北有山戎二屈接之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二公子主蒲與屈乃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旌章也伐功也使俱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使俱者使二五同聲也廣莫北翟沙莫也下邑曰都使如為晉下邑也晉之啟土不亦宜乎啟土辟境也公説乃城曲沃太子處焉又城蒲公子重耳處焉又城二屈公子夷吾處焉驪姬既遠太子乃生之言生生讒言也太子由是得辠

十六年公作二軍獻公十六年魯閔公之元年曾莊公十六年王命晉武公以一軍為晉侯至此初作二軍軍有上下公將上軍大子申生將下軍以伐霍霍周文王之子霍叔師未出士蔿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貳副也武之國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位以卿也是左之也左猶外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士蔿對曰下不可以貳上猶足不可以貳手也手足左右各自為貳也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體四支也上下左右以相心

目相助也用而不倦身之利也倦勞也有貳故不勞四體役身故身之利也上貳

代舉上手代更也下貳代履下足履步也周旋變動以從心目役為也

故能治事以制百物制裁也若下攝上與上攝下攝持也周旋

不動以違心目其反為物用也何事能治為物用與百物器用無異

故古之為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左右左右部也闕缺也成而

不知是以寡敗不知敵不知有闕也若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

能補也變更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金鼓也章旌旗也移動也聲章

過數則有舋有舋則敵入舋隙也軍法進退旗鼓有數過數則有隙敵見隙而犯已

也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凶猶凶凶恐懼也退卻也〕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以下軍貳上可以侵陵小國難以征大國〕也君其圖之公曰寡人有子而制焉非子之憂也對曰夫太子國之棟也棟成乃制之不亦危乎〔棟成謂位已定而更其制〕〔使將兵危之道也〕公曰輕其所任雖危何害〔輕其所任謂輕大子之任不重責也〕〔雖近危猶無害也〕士蔿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改其制而不患其難輕其任而不憂其危君有異心又焉得立行之克也將以害之〔以得衆害之〕若其不克其因以辠之雖克與

不無所避辠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不入不入君意也逃去也）君得其欲太子遠死且有令名為吳大伯不亦可乎（得其欲得立奚齊也大伯讓季歷遠適吳越後武王追封曰吳伯故曰吳大伯）太子聞之曰子輿之為我謀忠矣（子輿士蒍字也）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不從不患無名（不從不從父命也）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才而得勤與從（以戰伐為勤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大伯乎太子遂行克霍而反讒言彌興（彌益也）

優施教驪姬夜半而泣謂公曰吾聞申生甚好仁而彊

彊彊禦也甚寬惠而慈於民慈愛也皆有所行之行之皆有法術也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夫無乃以國故而行彊於君以國故恐敗國之故而以彊劫君也君未終命而不沒沒終也君其若之何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盍何不也公曰夫豈惠其民而不惠於其父乎惠愛也驪姬曰妾亦懼矣吾聞之外人之言曰為仁與為國不同為仁者愛親之謂仁為國者利國之謂仁利國謂安社稷安百姓也故長民者無親無親無私親也衆以為親苟衆利而百姓和豈能憚君豈憚殺君也以衆故不敢愛親衆況

厚之況益也言以衆故殺君除民害衆益為厚也彼將惡始而美終以晚蓋者也美善也晚後也蓋掩也言以後善掩前惡凡民利是生謂為民生利也殺君而厚利衆衆孰沮之沮敗也殺親無惡於人人孰去之苟交利而得寵志行而衆說交俱也欲其甚矣孰不惑焉欲謂大子也誰不惑謂國人也雖欲愛君惑不釋也釋解也令大以君為紂若紂有良子而先喪紂良善也喪亡也若紂之有善子知紂之惡紂終必滅國以計言之不如先自殺之無章其惡而厚其敗厚其敗謂武王擊以輕劍斬以黃鉞也鈞之死也無必假手於武王鈞同也假借也而其世不廢祀至於今

吾豈知紂之善否哉先自亡之故無知之者君欲勿恤其可乎恤憂也若大難至而恤之其何及矣公懼曰若何而可驪姬曰君盍老而授之政稱老以政授申生也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且君其圖之自桓叔以來孰能愛親桓叔獻公曾祖曲沃桓叔成師也桓叔伐晉殺其兄子昭侯於翼桓叔生莊伯莊伯又伐翼殺昭侯之子孝侯莊伯生武公武公滅翼而兼之武公生獻公獻公滅桓莊之族也唯無親故能兼翼公曰不可與政我以武與威是以臨諸侯未沒而亡政不可謂武有子而不勝不可謂威我授之政諸侯必絕能絕

於我必能害我失政而害國不可忍也爾勿憂吾將圖之驪姬曰以皐落翟之朝夕苛我邊鄙皐落東山翟也苛擾也使無日以牧田野無日不有翟儆故不得牧於田野也君之倉稟固不實又恐削封疆君盍使之伐翟以觀其果於衆也與衆之信輯睦焉果果於用師也輯和也若不勝翟雖濟其皐可也濟渡也以不勝罪之若勝翟則善用衆矣求必益廣所求益廣也乃可厚圖也且夫勝翟諸侯驚懼吾邊鄙不儆倉稟盈四鄰服封疆信君得其賴信審也賴利也又知可不其利多矣君其圖之公

說是故使申生伐東山（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裻之衣佩之金玦（裻在中左右異色故曰偏玦玦如環而缺以金為之）僕人贊聞之曰太子殆哉（贊太子僕也殆危也）君賜之奇奇生怪怪生無常無常不立（奇異也不立不得立也）使之出征先以觀之（觀其用衆也）故告之以離心而示之以堅忍之權（離心偏衣中分也堅忍金玦也玦以示離也傳曰金寒玦離）則必惡其心而害其身矣惡其心必內險之（險危也）害其身必外危之（外危之使攻伐也）危自中起難哉且是衣也狂夫阻之衣也（狂夫方相氏之士也阻古詛字將服是衣必先詛之周禮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以

驅疲也其言曰盡敵而反言謂狂夫祭詛之言雖盡敵其若內讒何

申生勝翟而反讒言作於中君子曰知微知微謂僕人贊也

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獻公十七年魯閔二年里克諫曰臣

聞皐落氏將戰言其不服將與申生戰也君其釋申生也釋舍也公曰

行也對曰非故也非故事也君行太子居以監國也君行則守君

行太子從以撫軍也有守則從撫循軍士今君居太子行未有此

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聞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鈞

以年身鈞德同也以年以年立長也年同以愛愛立所愛也愛疑決之以卜筮愛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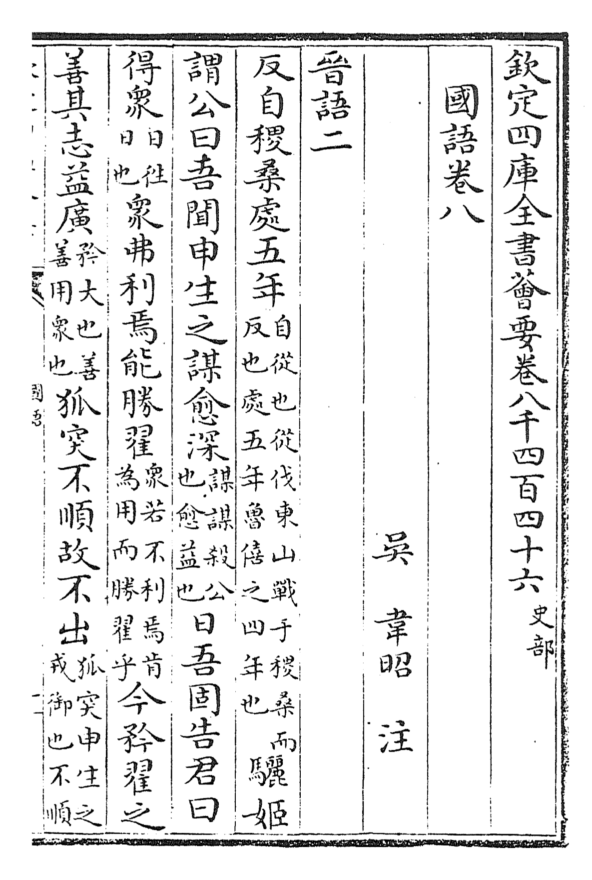
愛同也雍曰卜蓍曰筮曰子無謀吾父子之閒吾以此觀之言吾使之征伐欲觀其能不也公不說里克退見太子太子曰君賜我偏衣金玦何也里克曰孺子懼乎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懼孺少也偷薄也偏半也分身之半以授太子又令握金玦金玦兵要也君令子太子不為薄矣夫為人子者懼不孝不懼不得賈唐云不得不得君心也昭謂不得立也內傳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子懼不孝無懼不得立且吾聞之敬賢於請賢愈也言執恭敬愈於請求也孺子勉之乎勉為孝敬君子曰善處父子之閒矣入謀其父出勉其子太子遂行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晉同姓唐叔之

後狐偃之父狐突伯行也先友晉大夫先丹木之族右車右也衣偏衣而佩金玦出而告先友曰君與我此何也先友曰中分而金玦之權在此行也孺子勉之也中分中分君之半金玦以兵決事狐突歎曰以尨衣純雜色曰尨純純緣謂太子也而玦之以金銑者寒之甚矣胡可恃也玦猶決也銑猶洒也洒洒寒皃言於太子無溫潤也雖勉之敵其可盡乎先友曰衣躬之偏握兵之要握兵之要金玦之勢也金為兵玦所以閫事決計也故為兵要在此行也勉之而已矣偏躬無慝兵要遠災慝惡也衣身之半君無慝惡也握兵之勢欲令大子遠災害也親以無災又何患焉至于稷桑稷桑

皋落翟地翟人出逆逆距申生也申生欲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殆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嬖臣害正故大夫殆殆危也好內適子殆社稷危好內多嬖妾也嬖專寵故適子殆國家亂則社稷危周幽王是也若惠於父而遠於死惠順也去避奚齊為順父心而遠於死也傳曰狐突欲行惠於衆而利社稷其可以圖之乎惠於衆謂不戰也大子去則國不爭故利社稷況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非歡愛我也抑欲測吾心也測猶度也是故賜我奇服而告我權奇服偏裻權金玦也又有甘言焉申生將去父又以美言撫慰之言之大甘

其中必苦譖在中矣君故生心有此甘言非本意故言生心也雖蝎譖焉避之不若戰也蝎木蟲也譖從中起如蝎食木不能避者也不戰而反我旱滋厚也滋益也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有恭從之名也果戰敗翟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狐突杜門不出不出避難也君子曰善深謀

國語卷七





國語卷八

吳 韋昭 注

晉語二

反自稷桑處五年自從也從伐東山戰于稷桑而反也處五年魯僖之四年也驪姬謂公曰吾聞申生之謀愈深謀謀殺公也愈益也日吾固告君曰得衆日往也衆弗利焉能勝翟衆若不利焉肯為用而勝翟乎今矜翟之善其志益廣矜大也善善用衆也狐突不順故不出狐突申生之戎御也不順之

謂大子不順也吾聞之申生甚好信而彊彊彊禦也信言必行之又失言於衆矣雖欲有退衆將責焉失言許衆以取國也退改悔也言不可食衆不可弭食偽也弭止也是以深謀君若不圖難將至矣公曰吾不忘也抑未有以致罪焉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來謂轉里克之心使來從已用一日之間言其易也子為我具特羊之饗特一也凡牲一為特二為牢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郵過也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

克妻曰主孟啗我大夫之妻稱主從夫稱也孟里克妻字啗啖也孟或作盃我教茲暇豫事君茲此此里克也暇閑也豫樂也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吾讀如魚吾吾不敢自親之皃言里克欲為閑樂事君之道反不敢自親吾吾然其智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巳獨集於枯集止也苑茂木貌巳里克也喻人皆與奚齊巳獨與申生也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無母喻枯有謗喻傷傷病也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辟去也奠置也熟食曰飧夜半召優施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乎

曩向也而汝也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成定也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秉執也執君志以殺大子不忍不忍為也通復故交吾不敢交與太子交也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中立不阿君亦不助太子旦而里克見丕鄭夜半召優施旦而見丕鄭曰夫史蘇之言將及矣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謂何謂優施何言也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惜惜其失言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曰不信者逆優施以不然也距之以不然則驪姬意跌不敢必也亦固大子以攜之固固持也攜離也固持大子以離驪姬之黨多為之故以變其

志志少疏乃可間也[故謂多作計術以變易其志志少疏乃可間間亦離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况益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及追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言驪姬唯無忌憚之心執之已固何可敗也]子將何如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君為我心制不在我[我無心者不得自在也君為我心以君為心也]里克曰殺君以為廉[賈侍中云廉猶利也以太子故殺君以自利唐尚書云為太子殺奚齊不有其國以為廉也昭謂是時太子未廢獻公在位而以君為奚齊非也君獻公也虞御史云廉謂直也䟽若關廉之廉此說近之]長廉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吾不敢[制裁也自大其廉而有驕人之]

心因驕以裁制人之父子吾不敢為也抑撓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撓屈也人謂申生也利方以求成人吾不能方道也利得道以求成太子吾力不能為也將伏也伏隱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難謂殺申生二公子也

驪姬以君命命申生曰今夕君夢見齊姜必速祠而歸福齊姜申生母也福胙肉也申生許諾乃祭於曲沃歸福於絳絳晉所都也公田驪姬受福乃寘鴆于酒寘置也鴆迷日也置堇于肉堇烏頭也公至召申生獻獻獻胙也公祭之地地墳將欲先祭示有先也墳起也

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肉犬斃斃死也飲小臣酒亦斃小臣官名掌陰事陰命閹士也公命殺杜原款原款申生之傅申生奔新城新城曲沃也新為太子城之杜原款將死使小臣圉告于申生小臣太子小臣名圉原款因為告太子也曰款也不才寡知不敏敏達也不能教導以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度尺寸也棄寵求廣土而竄伏焉棄寵令太子棄位也求廣土奔他國也竄隱也小心狷介不敢行也狷者守分有所不為也言雖知當與申生俱去恥不能事君而出故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言讒言也故陷於大難乃逮於讒逮及也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

讒人均是惡也讒人驪姬均同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去忠愛之情不反讒反謂覆校讒自申理也讒行身死可也猶有令名焉有孝名也死不遷情彊也遷易也守情說父孝也殺身以成志仁也死不忘君敬也使有遺言屬狐突是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亦可乎申生許諾死民之思為民所思也人謂申生曰非子之罪何不去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歸於君是惡君也釋解也歸於君惡歸於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笑諸侯諸侯所笑也當趨鄉誰入誰國也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

棄君去罪是逃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釋去而必重去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俟命驪姬見申生而哭之就曲沃哭之曰有父忍之況國人乎有父忍自殺之況能愛國人乎忍父而求好人人孰好之殺父以求利人人孰利之皆民之所惡也難以長生驪姬退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廟雉經頭搶而縣死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氏以至于死猛足申生臣伯氏狐

突字也不聽謂稷桑之戰不從其言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氏茍出而圖吾君圖為之謀也申生受賜以至於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諡法既過能改曰恭國人告公以此諡也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又譖二公子曰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言與知其逆謀也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於翟奄奄士也楚謂伯楚寺人披之字於文公時為勃鞮翟北翟隗姓也令賈華刺夷吾夷吾逃於梁賈華晉大夫梁嬴姓之國伯爵也唐尚書云晉滅以為邑非也是時梁尚存至魯僖十九年秦取之盡逐羣公子羣公子獻公之庶孼及先君之支庶也傳曰獻公之子九

人乃立奚齊焉始為令國無公族焉

二十二年公子重耳出亡及柏谷卜適齊楚獻公二十二年魯僖五年也公使寺人披伐蒲城重耳自蒲出奔及至也柏谷晉地也狐偃曰無卜焉狐偃重耳之舅狐突之子子犯也無卜不須卜也夫齊楚道遠而望大不可以困往望大望諸侯朝貢不恤亡公子也道遠難通通至也望大難走難歸走也困往多悔困且多悔不可以走望望望其力也若以偃之慮其翟乎可之翟也夫翟近晉而不通不與晉通也愚陋而多怨多怨于戎翟走之易達不通可以竄惡竄隱也多怨可以共憂今若休

憂於翟以觀晉國且以監諸侯之為其無不成〔監視也之為為誰動也視諸侯所為故無不成也〕乃遂之翟處一年公子夷吾亦出奔〔處翟一年魯僖之六年公使賈華伐屈夷吾自屈出奔〕曰盍從吾兄竄於翟乎冀芮曰不可〔冀芮晉大夫冀缺之父〕後出同走不免於罪〔同走俱同謀也〕且夫偕出偕入難〔偕俱也〕聚居異情惡〔聚共也處云重耳夷吾情好不同故惡相近昭謂異情謂各欲求入為君於義惡也〕不若走梁梁近於秦秦親吾君吾君老矣〔秦穆夫人獻公之女故親吾君也〕子往驪姬懼必援於秦以吾存也〔以吾存者以吾在梁依秦也〕且必告悔告悔是吾免也〔免免罪也〕乃

遂之梁居二年驪姬使奄楚以環釋言居梁二年魯僖之七年環玉環環還也釋言以言自解釋也四年復為君居梁四年魯僖之九年也是歲獻公卒秦伯納之虢公夢在廟虢公王季之子文王之弟虢仲之後虢公醜也廟宗廟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西阿西榮也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帝天也襲入也公拜稽首覺召史嚚占之史嚚虢大史也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傳曰少皞氏有子曰該為蓐收天之刑神也刑殺之神也天事官成官成禍福各以官象成也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欲轉吉之故使賀也舟之僑告其諸族

舟之僑虢大夫曰衆謂國亡不久吾乃今知之以其賀夢君不度而賀大國之襲於己何瘳度揆也大國晉也瘳猶損也言君不揆度神意而令賀之何損於禍也吾聞之曰大國道小國襲焉曰服襲入也小國敖大國襲焉曰誅敖慢也民疾君之侈也是以遂於逆命逆命距違君命也今嘉其夢侈必展展申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鑒鏡也鏡所以自省察民疾其態天又誑之誑猶惑也大國來誅出令而逆逆謂令國人賀夢宗國既卑諸侯遠己宗國公族也遠疏外也內外無親其誰云救之云言也吾不忍俟也將行行去也以其族適

晉六年虢乃亡適晉在魯閔二年後六年魯僖五年

伐虢之役師出於虞魯僖五年獻公伐虢假道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宮之奇虞大夫諫虞公勿假晉道虞公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留外寇謂舍晉軍于國也除闇以應外謂之忠除去也去已闇昧之心以應外謂之忠忠謂恕也定身以行事謂之信定安也行事以安定其身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已之所惡而以施人謂假晉道以伐虢也以賄滅親身不定矣賄財也謂虞受晉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之道也親謂虢也虞大王之後虢王季之冑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

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釁隙也圖謀也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本謂忠信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孥妻子也西山國之西界三月虞乃亡晉滅之也

獻公問於卜偃卜偃晉掌卜大夫郭偃也曰攻虢何月也宜用何月對曰童謠有之童童子徒歌曰謠曰丙之晨龍尾伏辰丙丙子晨蚤朝也龍尾尾星也伏隱也辰日月之交會也魯僖五年冬周十二月夏十月丙子朔之朝日在尾月在天策也伏辰辰在龍尾隱而未見也均服振振取虢之旂均同也戎服君臣同振振威武也交龍曰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鳥星也賁賁鶉火星貌

也天策厖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傅說焞焞近日月之貌也火鶉火也中晨中也成軍軍有成功也傳曰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交晦朔之間也

葵丘之會獻公將如會魯僖九年秋齊桓公盟諸侯於葵丘葵丘地名遇宰周公宰周公王卿士宰孔也為冢宰食采於周故曰宰周公周公自會先歸遇獻公于道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德好示自矜其功以信施示諸侯而不務德也施惠也力功也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輕謂垂橐而入重謂稛載而歸使至者勸而畔者慕懷之以典言懷安也典法也法言謂陽穀之會以四教

令諸侯之屬薄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薄其要結謂束牲為盟皮馬為幣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屬會也三會乘車之會三也存三亡國魯衛邢也是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之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甍棟也又何加諭已成也吾聞之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偏不報卒於怨讎夫齊侯將施惠如出責如出責望其報也是之不果奉果克也奉行也而暇晉是皇暇不暇不暇以晉為務也雖後之會將在東矣東東方也其後會于淮是也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無懼於不會也有勤有勤勞也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

景霍以為城景大也大霍晉山名也今在河東彘而汾河涑澮以為淵四者水名淵池也戎翟之民實環之環繞也汪是土也汪大貌苟違其違誰能懼之苟違違去也其違違道也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豐厚也否不也不度諸侯之勢強弱之勢釋其閉修釋舍也閉守也脩治也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失其心守也君子失心鮮不夭昏夭折也昏狂荒之疾是歲也獻公卒八年為淮之會八年葵丘後八年也桓公後會諸侯于淮在魯僖十六年傳曰會于淮謀鄫且東畧也桓公在殯宋人伐之魯僖十七年冬齊桓公卒五子爭立大子奔宋宋襄公伐齊納之是為孝公也

二十六年獻公卒獻公二十六年魯僖九年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如何荀息奚齊之傅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徒黨也荀息曰死吾君死畜吾君也而殺其孤吾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蔑無也里克曰子死孺子立死不亦可乎子死孺子廢焉用死哉荀息曰昔君問臣事君於我我對以忠貞君曰何謂也我對曰可以利公室力有所能無不為忠也葬死者養生者死人復生不悔得其所任故不悔也生人不愧貞也吾言既往矣往行也豈能欲行吾言而又愛

吾身乎雖死焉辟之焉得辟之里克告丕鄭曰三公子之徒將殺孺子子將何如丕鄭曰荀息謂何荀息何言對曰荀息曰死之丕鄭曰子勉之夫二國士之所圖無不遂也二國士里克荀息也遂行也我為子行之助行其事謂使翟援秦之屬也子帥七輿大夫以待我七輿申生下軍大夫也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也待我待我應之我使翟以動之援秦以搖之重耳在翟故欲告翟又結援於秦以搖動晉國敗奚齊之黨也立其薄者可以得重賂結秦翟之援以立二公子恩薄者可以得重賂也厚者可使無入於己厚者可使二公子不得入立國誰之國也言晉可專也

里克曰不可克聞之夫義者利之足也有義然後利立故曰利之足也貪者怨之本也貪則專利故人怨之廢義則利不立無足故不立厚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將以驪姬之惑蠱君而誣國人蠱化也誣罔也讒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亡之信姬之言使皆奔亡殺無罪以為諸侯笑無罪謂申生也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人懷悖逆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禦止也是故將殺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弭止也言諸侯義已則得以為援也庶幾曰諸侯義而撫

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固安也）今殺君而賴其富（賴利也）貪且反義貪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不義而富必危故不為利）賴富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載見於書為後戒也）不可常也丕鄭許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於秦既殺奚齊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其弟而輔之荀息立卓子里克又殺卓子荀息死之君子曰不食其言矣（食偽也）既殺奚齊卓子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屠岸夷晉大夫）告公子重耳於翟曰國亂民擾得國在亂治民在擾（非亂何入

非擾何安亦言勞民易為治也子盍入乎吾請為子鈢鈢導也重耳告舅犯曰里克欲納我舅犯曰不可夫堅樹在始樹木也始本根也始不固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民長君也導訓也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以喪為樂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怠懈也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易反也何以導民民不我導誰長不我導不從我訓也長君之也重耳曰非喪誰代非亂誰納我舅犯曰偃也聞之偃子犯名為重耳舅故曰舅犯喪亂有小

大大喪大亂之剡也不可犯也 剡鋒也 父母死為大喪讒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備洒埽之臣 洒灑也 死又不敢莅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 莅臨也 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 固定也親衆愛士民也善鄰善鄰國也 在因民而順之 因民所愛而立之為順民也 苟衆所利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呂甥及郤稱亦使蒲城午 呂甥郤稱夷吾之徒也蒲城午晉大夫 告公子夷吾于梁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 主子為子

內主也夷吾告冀芮曰吕甥欲納我冀芮晉大夫郤豹子從夷吾故告也冀芮曰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無常無常心也非亂何入非危何安亂有所代危得安之幸苟君之子唯其索之索求也所在以求之方亂以擾孰適禦我大夫無常苟衆所置孰能勿從子盍盡國以賂外內無愛虛以求入外謂諸侯內謂大夫虛國藏以求入也既入而後圖聚入國乃圖畜聚也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吕甥出告大夫曰君死自立則不敢自立君也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於外也恐受賂徑自召也公子也則

民各有心恐厚亂各有心所憂不同也盍請君於秦乎秦親晉故欲請所立大夫許諾乃使梁由靡告於秦穆公梁由靡晉大夫秦穆公伯益之後德公之子穆公任好也曰天降禍於晉國讒言繁興延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昆裔紹繼也續嗣也昆後也裔末也隱悼播越託在草莽未有所依隱憂也悼懼也播散也越遠也依倚也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祿喪亂並臻士死曰不祿禮君死赴于他國曰寡君不祿謙也臻至也以君之靈鬼神降衷衷善也罪人克伏其辜罪人驪姬也羣臣莫敢寧處將待君命待君命所立也君若惠顧社稷不忘先君之好辱收其逋遷

裔胄而建立之適亡也遷從也胄後也以主其祭祀且填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聞之也其誰不儆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君之德終君之重愛受君之重貺而羣臣受其大德君謂獻公也貺賜也晉國其誰非君之羣隸臣也隸役也秦穆公許諾反使者反報也乃召大夫子明及公孫枝子明秦大夫百里孟明視公孫枝秦公孫子桑也曰夫晉國之亂吾誰使先當先立誰若夫二公子而立之若之也使之二公子擇所立也以為朝夕之急言晉無君朝夕之急也大夫子明曰君使縶也縶秦公子子顯也縶敏且

知禮敬以知微敏能竄謀（竄微也）知禮可使敬不隊命（隊失也）微知可否（微密故知可否）君其使之乃使公子縶弔公子重耳於翟曰寡君使縶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奔亡之憂加之以喪親也）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若齊桓公以喪得國子糾以喪失之是也）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亡人無親者被不孝之名棄親而亡也當信行仁道然後有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置立也殆危也）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誰以我為仁也）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人孰信我

人實有之時多公子非獨已也我從外徼幸而求之人誰謂我信也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公子重耳出見使者使者公子縶也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及國之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他志謂為君也再拜不稽首起而哭易位而哭退而不私不私不私訪也公子縶退弔公子夷吾於梁如弔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芮曰秦人勤我矣勤助也冀芮曰公子勉之亡人無狷潔狷潔不行亡人不可以狷潔狷潔則大事不行重賂配德以重賂配已之德也公子盡之無愛財人實有之我以徼幸不

亦可乎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縶曰中大夫里克與我矣與我助我也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賈侍中云汾水名汾陽晉地百萬百萬畝也嬖大夫丕鄭與我矣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負蔡晉地名君苟輔我蔑天命矣蔑無也無復天命在秦而已吾必遂矣遂成也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言但得守宗廟社稷不敢望國土也君實有郡縣言君亦自有郡縣非謂之無也且入河外列城五河外河東也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豈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津梁之上

無有難急也津水也梁橋也非謂君無有若此地者欲使君東游津梁之上無有難急故進之耳
亡人之所懷挾纓纕以望君之塵垢者挾持也纓馬纓纕馬帶言塵垢不敢當盛也
黃金四十鎰白玉之珩六雙二十兩為鎰珩佩上飾也珩形似磬而小詩傳曰上有葱珩下有雙璜
不敢當公子請納之左右公子公子縶言左右謙也
公子縶反致命穆公穆公曰吾與公子重耳重耳仁
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沒貪也
起而哭愛其父也退而
不私不沒於利也不沒不貪利國家也
公子縶曰君之言過矣君
若求置晉君而載之載成也
置仁不亦可乎君若求置晉

君以成名於天下成威名也則不如置不仁以滑其中滑亂也且可以進退進退猶改易也臣聞之仁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仁置有德武置服從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爲惠公

穆公問冀芮曰公子誰恃於晉對曰臣聞之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讎有與爲黨必有與爲讎言無黨則必無讎夷吾之少也不好弄戲不過所復不過差也怒不及色無色過也及其長也弗改是故出亡無惡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乎佞才也言無恃則恃秦也君子曰善以微勸

國語卷八